

NAYINIANWOSHIBASUI

那一年我十八岁

李春雷 著

NAYINIANWOSHIBASUI

花山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大 民
封面设计:慈向群



ISBN 7-80611-257-X
I · 248 定价:4.80 元

(冀)新登字003号

特约编审 袁克礼

特约摄影 常保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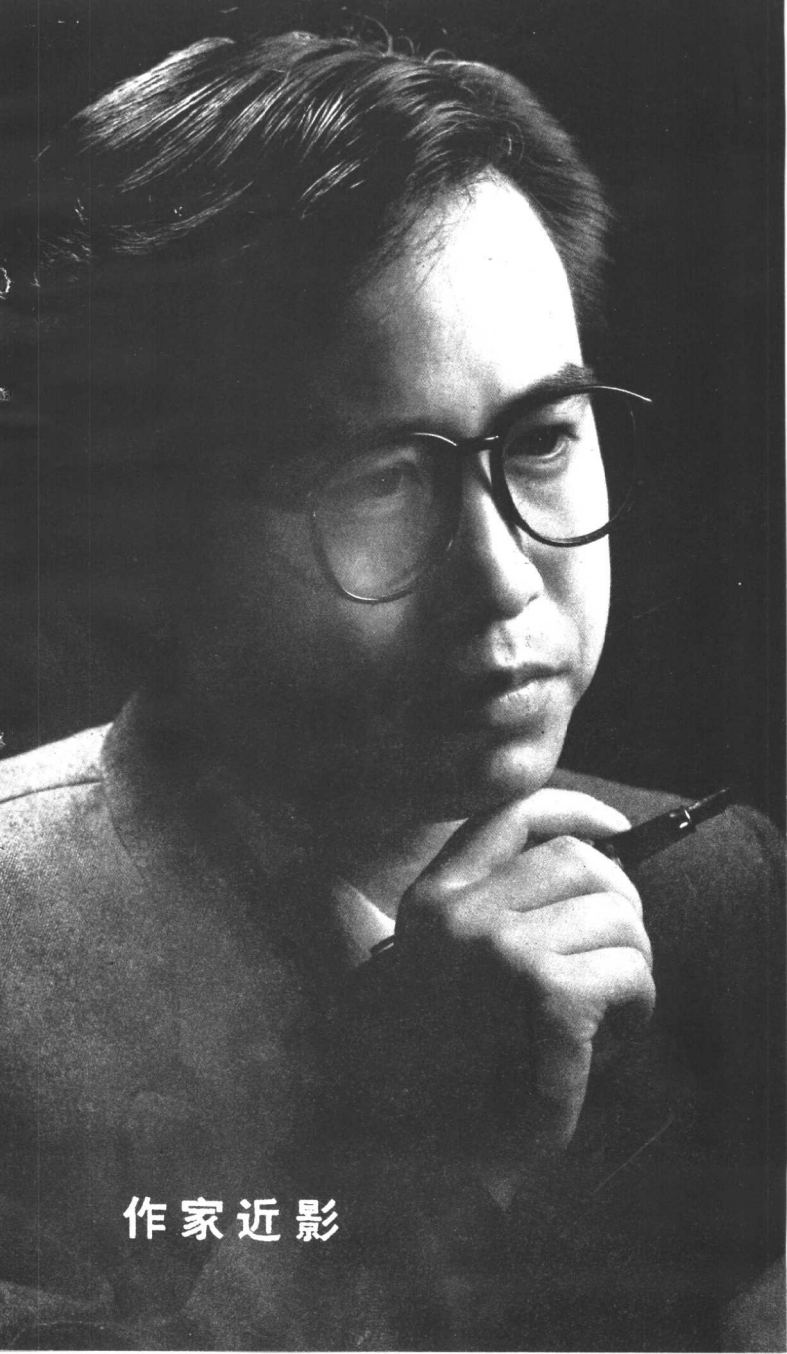
那一年,我十八岁

李春雷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4印张 80千字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4.80元

ISBN7—80611—257-x/I·248



作家近影

作者简介 (An explanatory)

李春雷，青年散文作家，1960年2月生于河北省成安县，1987年毕业于邯郸师专英语系，继而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深造。曾在《人民日报》、《散文》、《散文家》、《散文百家》、《青年散文家》、《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百余篇，并数次在国内获奖。现为邯郸晚报文体部副主任。

Li chun—lei, a famous young proser, was born in chengan County, Hebei Puovince in Februry 1960. He graduated from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Handan Normal College in 1987, and two years later, from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Hebei University. Up to now he has published some one hundred proses, reportages and short stories, many of which have won prizes at home. He is now an editir of the literaty and artistic works at Handan Evening Paper.

纯情才子的纯情世界(代序)

● 尧山壁

听说春雷同志的早期纯情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将要出版，我非常高兴。

28岁的年轻散文作家春雷同志，将其作品称为早期，听起来似有不妥。但考察其创作道路，确实存在着时间概念和创作风格上的差异。“这一时期在他刚刚步入文坛的19岁至22岁之间。收入在本集里的38篇创作于本时期的散文，轻灵纤巧，委婉蕴藉、清新俊逸、充满了对生命本体的思索，洋溢着灵光十足的才气，虽然还略显得稚嫩，却已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我知道春雷同志这个名字，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当时只听说他是邯郸师专英语系的学生，他当时在《散文》、《散文家》、《青年散文家》、《新作家》和“河北日报”等地方发表的抒情散文很引人注目，尤其是其文学功底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令不少中年散文作家望而生畏。省里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们聚会时，常常谈到他。1987

年7月，省散文创作研讨会在张家口召开，会上，大家煮酒论英雄，一致认为他是河北散文界青年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会后，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推荐他到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我是在他入学的前一天才和他见面的，我们在作协办公室里谈了好久，我发现他是一位风度翩翩且很有事业心的小伙子。

春雷同志是以18岁时的作品《笑笑饭店》闯入文坛的。这篇2400字的散文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曾被国内几家大型散文刊物以显要位置刊登。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多以纯情散文为主，对母亲、童年、故乡的眷恋，对现实对未来生活的思索和憧憬充满着他的主题。这些本不新颖的题材在他的笔下却晶莹美丽、自由洒脱，于清丽典雅之中透出一股明朗雄健的情韵，尤其他那支灵秀之笔，极善抒情，对那种下意识中稍纵即逝的感觉捕捉得特别准确。读他的散文，总有一种飘忽、渺远、如烟如梦却又真切鲜活让人心灵深处阵阵颤动的感觉。

在和春雷同志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有着强烈的进取心。虽然和同龄人相比较，他已算够幸运的了，但他对自己仍然很不满意。自到河北大学上学以后，他就开始封笔了，他钻进宽大的图书馆里，实实在在地读了两年书。春雷同志主张作家学者化，在河北年轻的一代作家里，他的知识

结构的健全，尤其是通晓英语，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

这几年，春雷同志似乎创作不多，但我发现，他的文学思想更加深邃了。他现在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他正在利用工作的便利广泛地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在邯郸这块文化古地上吸取营养。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应该这样：厚积薄发。

自古邯郸出才子，而今更有才人出。春雷同志小小年纪便以清新俊逸的文采确立了自己在河北散文界的地位，确实令人欣喜。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之际，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祝贺，并希望我们年轻的散文作家春雷同志在不远的将来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系著名诗人、散文家，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想起母亲.....	(1)
那一年，我十八岁.....	(5)
故园情.....	(9)
小巷深处.....	(16)
油菜花.....	(20)
白杨树下.....	(23)
笑笑饭店.....	(26)
童恋.....	(31)
梦萦故土.....	(36)
故乡的花生.....	(39)
小窗升明月.....	(42)
致陌生的朋友.....	(44)
秋悟.....	(48)
月是故乡明.....	(50)
童年梦魇.....	(53)
始得真情.....	(56)

柳絮·····	(60)
放飞的鸟儿·····	(63)
等你在远方·····	(67)
甜·····	(70)
乡人情意·····	(72)
路口·····	(74)
小村的爱情·····	(78)
春的心·····	(80)
椿情·····	(83)
棉花吟·····	(86)
凤凰台游记·····	(89)
卫运河素描·····	(92)
古柏小记·····	(95)
紫云洞游记·····	(97)
说法台散记·····	(100)
清泉寺游记·····	(102)
赵平原君墓记·····	(105)
娲皇宫遐思·····	(108)
床的启示·····	(111)
花儿·蝶儿·····	(114)
邯大线·····	(116)
校园生活·····	(121)
心灵的依托（代跋）·····	(124)

想起母亲

每当想起母亲，我总是隐隐地感到一揪心的愧疚。

母亲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可我在家时总也感不到她的格外亲切，反而是见她在那儿慢腾腾地干活儿，有时坐在灶边做饭，手上也不干净，切菜时也洗不仔细，我总要发急，说些不中听的话。而每当这时，我不是坐在沙发里，就是躺在睡床上。听得不耐烦时，母亲也会上火，会说：“你走吧，离开这个家，永也别回来。”我也在心里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呀！又小又乱，没有笑声，没有生气，走，马上就走！可每当一上路，或每当和同学们在一起说笑时，我的心便又一下子软了，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俯在她怀中吃奶时和她背着我在大田里吃力地干活时的情景。这时，我会想，如果我能够让母亲开心地笑一笑，或是放心地休息一会儿，哪怕是喝上一杯我亲手捧上的白水，那该是多么好呀！母亲整日里忙碌着，从我在襁褓里开始辨认这个世界起，她便是在洗衣服。

每当这时，她便兴奋地跑到我眼前，惊喜地说：“小小子，又醒了。”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的概念，只是在冥冥中记得一个年轻的妇人在笑融融地看着我，那笑容浅浅的，却是甜甜的。及至我在她怀中吃奶时，那香香的，津津的奶水脉脉地沁进我的心里时，我才觉得烘烘地暖了，心里朦朦胧胧地明白了，我的生命是属于母亲的，我只是母亲生命里的一涓细流，一滴水珠。

自己大了，母亲也老了，自己少了儿时的天真，母亲也没有了哺乳时的闲情，一家老少的吃喝穿戴，又要盖房，还要下地，纷繁的杂事常使她发急，于是我也就时时地觉出了她的可怪，便不时地指责。她这时就怔怔地看着我，不声不张，或是用饭碗轻轻地遮住自己的脸，再便是静静地走开。有的时候，她也会像我开始写的那样着急地说：“你快走吧，死也不见你了。”

今年冬天，连下了几场雪，天奇冷。我见别人都穿上了皮外衣，便想买。一天，母亲托人给我捎来几件去年的衣服，很不入时，我只是不穿，平时总是在炉边偎着。回家时，她问，我说：“往后，我要自己买衣裳，你做的太难看！”

“我让别人裁剪，自己做，行吗？”她说，眼里闪动着朦朦希求。

“不！”我很执拗，“我自己买，不就是多花几块钱吗？”

“你长了二十几，挣过几分钱？”母亲对我发急。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把她给我做的衣裳一股脑儿塞进了立柜里，“砰”地关上门，把穿衣镜也磕得粉碎。

那一上午，我没吭，母亲也未说话。吃饭时，她只悄悄地把碗推到我面前，便独自往隔壁去了。我回学校时，她坚持要送我，在车上，又为我擦好了座位。临走时，她摸着我的提包说：“里边有一百块钱，你就添几件衣服吧！”

我的眼一下子辣辣地热了，泪水汩汩地淌了下来，泪眼中看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瘦骨伶仃的手，心都碎了，膝盖颤颤地直发软。我真想跪下去，声嘶力竭地喊一声“娘”，像儿时那样，扑进她的怀里，哭出我的全部眼泪和惭愧……

如今，又有好些天未见母亲了。上次离别时，她正有病，在床上躺着。屋里很阴暗，她脸上又很憔悴，我真怕有什么不测。在这连日的阴天里，我心里也曾不自觉地产生过一些多余的胡想，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母亲是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今天，天开始放晴，太阳在云层里蠕动着探出了脸儿，暖暖地照在我寂寂的心上，唤起了我无限的思念，又一下子使我不住地想起母亲来。她在遥遥的远处，对着那漫漫的长天，她那灵性的母爱透过厚厚的云层，折射到了我的心上，使

我本来冰冷的四肢也融融地温热了。

太阳出来了，母亲不就是太阳吗？照着我，
不管在哪里！

1987. 3



那一年，我十八岁

那一年，雨特别多，淅淅沥沥地总下。我住在姑姑家破旧的小西屋里，每天悄悄地去上学。昏黄的沥青路上湿漉漉的，模糊地映着我残残的影子。往往雷声跑到了头上，我还不知道躲避。姑姑摇了摇头，给我找了把油伞，我不用。她说我会感冒的，可我从未病过。

月儿皎好的晚上，我会在操场上独自地徘徊。满天星光灿烂，烁烁地如辉如烟，我便拽着一缕隐隐的花香，去寻那幽幽郁郁的月魂了。渐渐地，连自己也找不到了。人生就是那星际间一朵游曳的云儿？或者是一声低低的叹息？一滴蒸融的水？夜游的蝙蝠过来了，胡乱地在天幕上划着灰色的弧线，我的心也冰冰地凉了。睁大眼，看天空，相对成了一个凝凝的永恒。有时候，我会想——窃窃地想：在远远的一座高高的楼上，有我一间静谧的办公室，桌上放着电话，电话铃整天清脆地响着；我会想我的著作一帧帧地出版了，在柜台上，在人们的手里传阅着，我还会想有一个白

哲、苗条、说普通话的姑娘翩翩地走到我身边。那便是我的妻子吗？这时候，我便苦苦地笑了。

我至今仍不明白，那一年我为什么突然地变得那样多愁多思。每当走过那座破破的钟楼，闻着那黄铜味儿的钟韵悠悠弥散时，我会蓦然想到一片荒凉的坟墓；当肚子里“咕咕”地饿叫时，瞄着食堂天窗里飘出的淡淡的蒸烟，我会想我是一股多么愁苦的灵魂呀！当我去那泥泞的水管边洗脸时，我也会想那湍急的水面上会出现她姣美的影子吗？半夜了，昏昏的灯下，我还在死死地看书，眼红红的，头胀胀的。老师劝我，可我还是那样。他们都说我痴，说我癖，说我像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我不理他们，可照照镜子，头上竟真真地有了白发。我惊了，我呆了，我哭了，在那个月色冷冷的夜里，在那个寂寂的小屋里——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在默想着若干种死的方式。走在麻麻的雨地里，雨丝儿好软呀，好厚呀！永也走不到头。从头到脚都湿透了，不知是雨浸的，还是泪滴的，哦，我那泪水中泡着的咸咸的十八岁呀！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姑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老师的脸上也笑开了一朵花儿。

在遥遥的远处，悄悄地我也长大了，自然而然地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也发表了不少作品……想从前，我会自嘲地摇摇头，得意忘形时，我也

会开怀大笑，笑后，反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命运吗？自己也答不出。于是，便瞧窗外高远湛蓝的天，悠悠的云儿聚散，阳光好明丽。可我还是常常想起那个多雨的季节，那个漏水的小西屋和那个缩在油伞下怯怯地带着茸毛又闪着亮色的十八岁的少年以及他那些嫩绿色的烦恼。

常常地，躺在床上，听着四周那“窸窣”的天籁声，我总蓦地觉出勃勃的生命正日夜不停地沿着人生的轨道前行着、前行着，似长长的列车。窗外许是偏僻的山村、无名的小寨，许是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再许是一朵含笑的花儿。但这一切都幻化成了淡淡的影子，挽不住，也留不下。它就这样永不停息地开向那茫茫的遥远。哪里是终点？谁也不知道。但我似乎隐隐地觉出了，莫非就是在那个烟雨渺渺的小镇里，在那个多愁多感的十八岁里，我真正进入了人生的旅程……

我弟弟叫李春雨，也在母校读书，也住在那间小西屋里。他见了我总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使我也莫名其妙。我问他，他说他也已经十八岁了。

过几天，我就要回母校实习了。我要再去那片操场上走走；再听听那悠悠的钟声，我还要去看看我的姑姑和那间破旧的小西屋。在那里，